

都市生活

他们年龄在22-32岁,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拿着不一样的薪水,拥有不同的出身,却同样开始为房而愁。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,在“先买房,还是先结婚”,在“嫁给房子,还是嫁给爱情”的纠缠之中,最终为“无房不嫁”的观念所屈服,沦为房奴。

父母决定贷款帮费溪付买房的首付款

费溪一连几天的寡言少语,他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。在费溪回麦城之前的那夜,他父母给了他这样的结果:为了让他能在城里有个家,他们决定贷款帮费溪付上买房子的首付款。

事已至此,费溪也想好了,易萧萧不把他逼到这份上,他不想把父母贷款给他首付款的事说出来。毕竟,即便是他父母用心如此良苦,易萧萧也不会懂的。她心里不想还没结婚就先欠上一屁股债。

傍晚时分,易萧萧依旧没有回来的迹象。有些气闷的费溪脚踢气地

一次又一次拨打着易萧萧的手机。好不容易接通了,电话那边却传来易萧萧爱理不理的话语。再也劝降不住那窝了大半天的火,费溪失去理智在房间里嗷嗷叫骂了起来。

“费溪,你干什么,别太冲动,快扣断电话,别穷折腾了。”熟悉费溪和易萧萧打架规律的蒙晓瑞快步走进房间抢起他的手机来。

“费溪,你行了吧。易萧萧对你够好的了。你没看看我,现在……唉。”蒙晓瑞欲言又止的掐断了他的话头,一屁股蹲坐在了马扎上。

他的这句话刚说完,听出一些不好苗头来的费溪逐渐冷却了火腾腾的心情,静静地注视着已陷入痛苦里的老乡。

“你怎么了?”费溪刚追问了这么一句,情绪已失控的蒙晓瑞恸哭起来。大颗大颗眼泪从这个平时嘻嘻哈哈惯了的人的脸上落下来,一时间让费溪有些于心不忍。这个五一,原本好好的生活都他妈的乱了套,乱的让人没了谱。这日子还过不过?怎么过?要饭,还是打光棍?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从费

溪脑子里蹦出来时,蒙晓瑞已刹住了他的电闪雷鸣般的哭声。

“我要和陈琳娜分手了。”蒙晓瑞红着眼睛对费溪说。“前几天你们还没啥事,才几天就到这程度了。不对,陈琳娜还没回来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“回家前,我没和你说话。放假前,陈琳娜就和我说了他们家要我们家买房子。你知道我家的情况,上哪弄那么多钱去……这次我回家,也抱着一份希望回去,想和家里商量一下买房子的事。我爸妈让我拿他们的命卖了……这不是在把我往死里整吗?”

蒙晓瑞的话让费溪一时语塞,此前尽管知道他死要面子活受罪,说了那么多蛮不在乎的话,实际上今天他的恸哭就证明了他很在乎陈琳娜。

“昨天,在家里,我给陈琳娜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她和我说她爸妈下了最后的通牒,要么我们家在麦城买房子,要么我去他们家做上门女婿。”

“上门女婿也行啊,这样至少可以和陈琳娜在一块。她父母也不会难为了你。”“你别看我笑话了,你又不是不知道,在咱老家,只有混不下去的人才去倒插门。我爸妈也抹不开面子。我回来前,他们说了我要是倒插门,他们就去找死。”

听到这些话,费溪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随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很多世俗的东西已纠缠在一起,形成了绑架他们心神的网。这当中有面子、有房子、有倒插门等的说法。很多现实的东西已摆在费溪这些80后的面前,等待着他们去逆来顺受和进行抉择。在一定程度上,想到易萧萧的费溪心生了愧疚:刚才对易萧萧,他或许太恶劣了。

5



悬疑推理

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,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,是骗保?是凶杀?一名普通儿童,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,但本人却神秘失踪,是遭绑架?是被拐卖?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,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,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……

韩峰发现了案件的几个疑点

林国强茫然地望着潘可欣:“这是怎么回事?我需要你们给我个解释。”

韩峰将梁兴盛的作案手法复述了一遍,林国强听后哈哈大笑:“大侦探,这都是你的臆想,只是凭空猜测而已,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用这种手法骗保?”

“不错,我一上午就是找证据去了。你看这个——”他拿出一个塑料袋,里面装了几个小物件:一个带长钉的铁环,一些石屑,一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。

韩峰解释道:“这些都是车祸现场的正对面,也就是服装店的正上方楼顶发现的。这个铁环用来拴橡皮绳的一端,我发现它的时候它被深深地钉在楼顶阳台壁。由于假人向上时速度极快,肯定与墙壁有摩擦,这些石渣上有木屑。而这个,是梁兴盛的同伴解不开橡皮绳,用刀切割留下的一截橡皮绳。”韩峰扬扬手的东西。林国强笑了,“就凭这些东西完全不足以证明我的当事人骗保。”

“这只是辅助材料。梁兴盛用手紧握橡皮绳,他的手心肯定留下了勒痕,你想不想跟我去验尸啊?还有,他将衣橱打破,将假人放进衣橱,脚底会有玻璃碴,而玻璃也划破了他的身体,真是不巧得很,我有一块带血迹的玻璃,在服装店外面发现的,若是与他的血型相同,这可很难解释吧。虽然每一种证据都微不足道,不过加在一起,那就很有说服力了。当三件以上的巧合指向同一件事时,这件事便是蓄谋。”

林国强面色阴沉,“这件事,我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一下,我们保留起诉的权利。”说完,林国强匆匆走了。

潘可欣问:“你怎么突然又发现了这么

多疑点?”“本来,我打算帮助那对生活困难的母子,所以没把破绽说出来,出于同情,我撒了谎。”“可你为什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?”“或许是你昨晚请我参加晚宴,让我良心有所发现吧。呵呵,我要先去警局,证实自己的想法,你要不要去?”“我还要忙别的事呢,还是你自己去吧。”

韩峰迅速赶到警局,找了冷镜寒一同到警局停尸库。冷镜寒十分不解,一路追问:“你不是说没问题吗?你到底发现了什么?说出来啊!”“看了尸体再告诉你。”

尸体已经被领走了。没办法,这只是一起普通车祸,亲属有领走尸体的权利,现在恐怕尸体已经化成一捧灰了。韩峰只能看尸检报告。幸运的是,死者遗物没有被领走,据说来领尸体时,梁兴盛的家属很急,等把遗物拿出来时,那些人已经搬着尸体走了。

这一看却发现了大问题。尸解报告写得很明白,尸体肋骨断了三根,一根刺穿脾脏,大出血而亡。“怎么会这样?”韩峰好不疑惑。冷镜寒问:“怎么?有什么问题?”

“当时吴志光开的可是载满钢材的东风卡车,净载重十五吨,他超载到了四十五吨。一辆四十五吨的大卡车与一个几十公斤重的人相撞,只断了三根肋骨?难道这人的骨头是钢筋做的?这人身高一米七三,而撞他的东风车是平头的,车前有个杠,那杠的高度只有一米二左右。人与车撞,首先发生碰撞的部位应该是最突出的部位,也就是说,那最重的撞击该在这儿——”韩峰指了指自己的腰部,“不管是从正面还是背面撞击,这人脊骨不断断裂变形是很难的。”

8

白领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挥鞭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林青青离婚后去找严立达

世事难料。上帝要给你什么样的礼物你永远猜不到的。这次上帝给罗想的礼物是:癌症没有扩散,不需要做化疗。

林青青来找蔡小欣了。蔡小欣被她憔悴的面容吓了一跳,立刻觉得出事了。果然林青青告诉她,她离婚了。离婚谈判的结果是孩子归尤伟,房子归林青青,林青青可以去看孩子。

“为什么,孩子最需要妈妈。你为什么和他争?法律肯定是向着母亲的,你应该和他争。”“不,是我自己不要的。”她告诉蔡小欣她和尤伟有一条协定,他不许再要孩子,不管哪个女人和他结婚,都不能要孩子。小欣忍不住问:“你为什么不要孩子?”

“就为了我刚才说的,不能让他再要孩子。”“他要是违反了。”“那我就杀了他。我不是说着玩,我真的敢杀人,你信不信?”蔡小欣怔怔地看着林青青。她有点儿信。

“我不会杀你的,我要杀也杀男人。”林青青一笑。“你这么恨男人?”“对,我恨,他们太坏了,一个个都那么自私,都是混蛋!”

“青青,我说你别生气,你不真心真意地爱别人,别人怎么会真心爱你。”林青青白了小欣一眼:“得了吧你,你有什么权利说我,你和我没什么不一样。”蔡小欣思考着林青青的话:“对,你说得对,以前我确实和你一样。现在我爱上了一个人,我愿意为他牺牲我自己。”林青青盯着小欣,嘲讽地一笑:“你没病吧。”“算了,不和你说了,你不会懂的。”

林青青忽然爆发:“我也想牺牲,我也想不顾一切地爱,可他们不值得!他们不需要我牺牲!没人需要我,没人爱我。”她的声音有



点儿哽咽。片刻,她镇定下来:“严立达现在怎么样?”“你指什么?”“他和你那位姐姐,他们和好了?”蔡小欣点点头:“是吧。”林青青冷笑道:“哼,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“既然你觉得他不好,就别理他了。”林青青疑惑地看着小欣:“你不希望我去找他?”蔡小欣没说话。“凭什么,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倒霉,他们都过得好好的!”蔡小欣依然不出声。“你干吗不说话,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!”

“告诉你林青青,有人比你倒霉。”“谁?”“罗想,她得癌症了。”林青青愣住。“她住院了,动了手术,还好,没有扩散。”

林青青来到严立达家,往沙发上一坐。严立达沉着脸不说话。林青青瞟着他:“还生气呀,我是开玩笑的。”严立达不吭声。“你为什么什么不告诉我你老婆得癌症的事。”“因为和你没关系。”“好,那我告诉你,我离婚了,和你有没有关系?”

严立达打量着她,摇了摇头。林青青看着他,她的严

大哥,眼圈红了,眼泪涌了出来:“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,没人要我,你们都不要我。”严立达的心感到一丝难过。林青青可怜地问:“我想抱你一下,抱抱我吧,行吗?”严立达万分矛盾,但他还是挪到林青青身边,用一只胳膊轻轻搂住她的肩膀,问:“你打算怎么办?”林青青忽然搂紧他:“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严立达推开林青青。“为什么?”“你已经知道了,罗想得了癌症,我不能离开她。”“那你就别管我啦?你管不管我?”

48

人物传记

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郎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我们住进了北京一个低收入居住区

我浑身发烫,脸上手臂上全淌着汗。我感到头晕,心慌,肚子发痛,气也喘不过来。母亲说:“你不好起来我不会离开你。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。”

父亲已经出发先去了北京,为我们俩物色一个便宜的住处。母亲本应该陪着我随后跟到,然后再返回沈阳。她在沈阳的工资要勉强支撑我们分居两地的开支。

母亲用一块湿毛巾擦了擦我的额头,给我吃退烧药,但我高烧不退。她在我身边睡了两晚。在这两个漫长的夜晚里,我不停地做着噩梦,辗转反侧,直到在惊吓中醒了过来。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,轻声安慰我:“乖儿子,那只是梦。你不会有半点闪失,你爸爸永远会保护你的。”我哭喊道:“可我要你!”“我也会在那儿的。我会来看你。妈妈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。”她好像是同时在安慰自己。我知道她的痛苦和我的一样强烈。

我的烧终于降了下来。她把我的东西装进两只大行李箱,但她自己只带上一只小箱子。在到北京的火车上,我依偎在她身旁。

“还记不记得那一次,天很冷,下着雪,地上结着冰,我骑自行车,但我偷懒,不想蹬车,你就顶着暴风雪在后面推着我走?妈,你还记得吗?”“宝贝,我当然记得。”“我那么懒,你不是很生气?”“郎朗,你那不是懒,你那时太累了。”

我又问道:“我们到北京的时候,我的钢琴能到吗?”“能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你爸先去北京的原因。他去是为了把方方面面全部安排妥当。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”

但我一到,问题就来了。北京火车站比我见过的最大的火车站还要大十倍。我紧紧地拽着母亲的衣服,两人挣扎着穿过如流的人潮,寻找父亲。我们四下里张望了好几分钟,可怎么也找不到他。一时间,我意识到,尽管父亲会和我一起在北京,其实我会是孤零零一个人。

当父亲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时,他说:“路很堵。来,我领你们去看我们的新家。”他拎起我们的行李,带着我们走到汽车站。汽车到了站,里面塞满了人,每个人的口音听起来都很别扭,还叽里呱啦说得飞快,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没人冲你笑,也没人和你打招呼。我们乘车乘了一个多小时。极宽阔的大马路,数不清的人,还有很多大房子、住宅小区,在我眼前一一闪过,无休无尽,整个城市显得特庞大。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住的地方,在丰台,那是一个低收入居住区,空气中飘着死水的恶臭和动物撒尿的味道。公寓楼破败不堪,街上到处是垃圾。

母亲感觉到了我难受的心情,在我耳边悄悄说:“等我们情况稍微好转一点,你就能搬到一个环境好的小区里去。”

我们的公寓在一幢丑陋的楼房的十一楼。父亲将钥匙插入锁孔,打开门,说:“你的钢琴在那儿。现在就开始练琴。”母亲说:“孩子刚下火车,我们在车上待了一整天。”父亲坚持说:“他练琴一天都不能耽擱。因为发烧,他已经有两天没练琴了。他一定得练两个小时的琴才能去睡觉。”母亲说:“他生病还没缓过劲儿来呢。”“他生病早好了,别溺着他。别打岔,他需要练琴。”

于是我开始练琴。

17

